

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基础、时代逻辑与实践路径

丁任重,李溪铭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四川 成都 610095)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西部经济研究院,四川 成都 610095)

摘要:新质生产力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基础,以科技创新突破为关键路径,以“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为特征,是一种对传统劳动者、劳动资料及劳动对象产生颠覆性变革的生产力发展模式。从理论基础来看,新质生产力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与科技创新理论的继承与创新;从时代逻辑来看,新质生产力是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新起点、新要素、新模式与新动能的生产力,是我国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的重大总结。为此,应通过加速人力资本积累、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培育高新技术产业、探索新型举国体制及优化科技政策支持,推进新质生产力持续健康发展。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24)04-0001-11

DOI:10.16528/j.cnki.22-1054/f.20240400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1]“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2]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应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同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3]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而经济基础之上存在着与其适应的“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因此,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力量。在此基础上,新质生产力不仅是打破传统、革新技术的创新生产力,更是推动集约式发展、可持续发展的高质量生产力。在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梳理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基础,分析其时代逻辑并探讨其实践路径,对于丰富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和科技创新理论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对于推动我国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基础

新质生产力以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为主导,是包含强劲创新动能与技术进步潜能的生产力。一方面,作为社会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依旧遵循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框架。另一方面,新质生产力以技术进步及理论创新作为其形成的基础与持续发展的动力,继承并发扬了马克思主义科技创新理论。因此,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和科技创新理论是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基础。

(一)新质生产力以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作为理论根基

马克思认为,生产力是人们在劳动生产中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以使其满足人的需要的客观的物质

作者简介:丁任重,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李溪铭(通讯作者),西南财经大学中国西部经济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力量。而生产力的发展即“生产能力及其要素的发展”^[4]。新质生产力以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为理论根基,脱胎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

1. 马克思生产力视角下的“新”与“质”。新质生产力的本质仍为生产力,但与传统生产力相比,其有了新的内涵。为此,需要从“新”和“质”两方面入手,对新质生产力进行解读。一方面,“新”体现了新质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存在的特征差异。新质生产力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等“新产业”为主导,这从根本上决定了新质生产力是建立在数字与互联网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具有突破性、前瞻性、颠覆性的“新技术”创新基础之上。在国民经济运行过程中,“新技术”引领下必然会催生出以新兴数字化产业及传统产业数字化为代表的“新业态”,从而推动国民经济结构进行新一轮变革。另一方面,“质”体现了新质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运行的路径质变。不同于传统生产力以要素积累为主的发展路径(“要素投入—生产扩大—要素投入”),新质生产力以技术创新驱动为主要特征。通过关键性技术和颠覆性技术突破及同劳动的结合,使理论意义的科技创新最终作用于劳动过程,进而为生产规模扩大提供更强劲的推动力。而生产规模扩大又会对新一轮科技创新形成需求,最终形成“技术突破—技术应用—生产扩大—技术突破”的产生质变的良性路径。

2. 新质生产力中三要素的发展演化。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是构成生产力这一复杂系统的“三要素”,而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也体现在三要素的发展演化之中。一是新质劳动者的“高素质化”。劳动者“是生产力诸要素中最重要、最活跃的要素”^[5]。从劳动需求角度看,高新技术产业和未来产业技术工艺的发展周期较短、科学理论的更新速度相对较快、智能化普及度相对较高,日新月异的科技创新对劳动者提出了更高水平科学文化素质的劳动需求。从劳动供给角度看,产业信息化与生产数字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大大降低了劳动者学习新技术、掌握新工具的成本,智能化的工作流程也使劳动者在工作过程中提升了自身对新技术、新工艺的适应能力,最终提升了劳动者的技能水平。二是新质劳动资料的“重塑化”。马克思^[6]指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新时代科技创新为劳动资料的变革创造了技术条件。通过提升劳动资料的自动化、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水平,使该中介更加高效;通过提升劳动资料的绿色化、可持续化、耐用化水平,以降低该中介的使用成本。此外,在智能化与信息化的冲击下,人工智能也逐渐作为一种新的劳动工具登上历史舞台,极大地提升了劳动者的生产效率。三是新质劳动对象的“多样化”。马克思^{[7]209}认为,劳动对象是“所有那些通过劳动只是同土地脱离直接联系的东西”。人类社会生产力不断进步的过程也可以看作是劳动对象不断扩充的过程。在农业社会,生产的劳动对象多为自然界存在的、易于利用的物质;随着蒸汽时代的到来,不仅自然界的更多物质作为劳动对象服务于工业生产,一些自然界本不存在的物质也被创造出来,并成为生产过程中新的劳动对象。当前,在科技创新推动下,新质生产力对劳动对象的定义不再仅仅局限于某种“实体”物质,数字经济浪潮下的数据挖掘、信息革命引领下的信息服务、科技进步过程中的技术工艺等非实体化产物也逐渐成为劳动对象,推动新质劳动对象的多样化发展。

(二) 马克思主义科技创新理论是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内涵

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突破为关键路径,以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为特征,对传统劳动者、劳动资料及劳动对象产生颠覆性变革的生产力发展模式。由此可见,科技创新是新质生产力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内涵,需要对其进行深入分析。

1. 科学技术创新对生产力发展具有重大作用。马克思很早就意识到科学技术创新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的重大作用。“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7]53}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同时也是生产要素地位变迁的历史,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以上五种生产要

素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地位也会有较大不同。但从历史发展来看,科学技术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的地位是不断上升的。在原始社会,劳动者技能熟练度、科技水平普遍低下,自然条件的优劣就是劳动生产力高低的主要决定因素;随着农业技术革命的爆发,劳动的熟练程度逐渐成为与自然条件同等重要的决定因素,而“科学”也登上了历史舞台,并对生产力的发展产生前瞻性影响;直至工业革命开启近代历史,科学技术逐渐撼动了自然条件对生产力的决定性地位,对生产力产生重大影响。“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7]698},“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8]。此后,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和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推动下,科学技术投入生产的转化渠道日益畅通,并逐渐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主导因素。从技术上看,现代化的本质就是在科技革命主导下催生的生产力向信息化、智能化发展的过程,而科技就是这一过程中劳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有赖于关键性技术突破与颠覆性理论创新,其本质就是以科技创新为动力源的生产力。因此,新质生产力这一概念的提出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与创新,更是站在历史新阶段,对未来生产力发展的重大前瞻。

2. 科学技术创新对社会进步具有重要推动作用。不仅科学技术对生产力产生巨大影响受到极大关注,社会发展对科学技术的需求同样是马克思主义关注的重点。从社会演化的角度看,恩格斯^[9]指出:“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促使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生产力发展导致的生产关系变革恰恰是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最终决定性力量。正如马克思^{[10]602}所讲:“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机产生的是资本家的社会。”而恩格斯则是结合所处时代背景作出进一步论述,即得益于蒸汽技术的运用,大工业机器生产成为可能。而“由于运用机器,英国一切被压迫阶级已经汇合成为一个具有共同利益的庞大阶级,即无产阶级;对立方面的一切压迫阶级也联结成为一个阶级,即资产阶级”,“即使机器生产使你们现在的处境恶化,但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的胜利才有可能”。^{[10]696}可见,科学技术的进步在使生产力提升的同时也推动了生产关系的变革,在生产关系这一“最具革命性的因素”作用下社会结构也不断向更高形态演化。因此,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是生产力发展的需求,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需求,只有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才能推动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站在时代发展的窗口,新质生产力以科学技术创新作为发展动力,其既是科学技术发展的结晶,又是回应社会进一步发展需求的产物,是对马克思主义科技社会观的继承与重大创新。

3. 科学技术创新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具有关键作用。从社会主义发展角度看,科学技术推动生产力发展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要求。《共产党宣言》指出,推翻资本主义社会之后,无产阶级应当“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11]。可见生产力的发展应当是社会主义发展的需要,社会主义的发展要求加快发展生产力。“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3]4}可见,只要生产力达到一定水平,社会主义必然会战胜资本主义。然而,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突破了马克思、恩格斯对于共产主义的最初设想。国家共产主义运动在20世纪的苏联、中国等相对不发达的国家率先取得成功。列宁^[12]正是看到了这一时代特点,作出“不实行电气化,不把国家经济转移到现代大生产的技术基础上,回到资本主义去是不可避免的”的重要论断。列宁^[13]认为,大机器工业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唯一物质基础,因此要实现工农业电气化,“电气化将使俄国得到根本的改造”。只有工农业和运输业建筑在现代科学的最新发明的技术基础上,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胜利及社会主义的巩固才有保证。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主义实践历程看,我国人口多、底子薄、科技基础尤其是关键技术领域相对薄弱。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只有加强我国科学技术的研发水平、创新水平、转化水平,才能逐渐弥补与发达国家科学技术水平的差距,才能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最终巩固社会主义的胜利成果。在此背景下,新质生产力的提出就是在科学技术主导生产力的时代背景下,发展并巩固社会主义成果的需要。

二、新质生产力的时代逻辑

新质生产力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的思想结晶,是具有新时代特色的理论创新成果。这一理论创新扎根于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的生产力发展历程,并对未来我国生产力发展起到了前瞻与导向作用,体现新起点、新要素、新模式与新动能的时代特色。

(一)新质生产力是以新起点为标志的生产力

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基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生产力的变革更新则会成为社会发展的新起点。新质生产力之“新”应新在其所处时代的新起点。纵观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历程,以铁器应用为标志的农业技术革新推动了人类社会由原始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化,以蒸汽机发明为标志的工业技术革新开启了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化的进程。“十四五”时期是我国步入新发展阶段的新起点。从字面来看,“起点”即为前后两个阶段的重要过渡节点,其既是以往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成果,更是全新发展阶段的初始。在此过程中的新质生产力就是我国在新发展阶段新起点的生产力,其既是以往发展阶段生产力发展的宝贵结晶,更是开启我国新发展阶段的生产基础。

一方面,新质生产力脱胎于我国以往的历史发展阶段,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晶。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建设史既是经济社会的发展史,更是生产力的变革史。新中国成立初期,受制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留下的“阵痛”,着眼于国家安全、建立独立工业体系的总体目标,我国开启了以重工业为主的工业化进程,推动社会面貌的整体变革,开启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阶段,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逐渐步入正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劳动力成本优势和广阔市场潜力加持下兴起了以劳动力密集型为主的产业群,在积极对外开放背景下发展外向型出口加工业,形成我国生产力的又一次变革。在这一过程中,我国解决了温饱问题,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14]。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迈向了新的阶段,“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15],而以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为标志的新质生产力则是站在新起点的又一次生产力变革。在以往科学技术的基础上,日益精进的数字技术在形成全新数字产业的同时,也深刻改变了传统制造业、农业及服务业的生产方式。纵观我国生产力变革的历史脉络,每一次生产力变革不仅实现了所处时代生产力水平的飞跃,更为下一次变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与技术支撑。新质生产力正是在我国70余年积累的物质基础与科技支撑下形成的全新生生产力,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社会发展积累的结晶。

另一方面,新质生产力是开启我国新发展阶段的生产基础,是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16]指出,未来三十年将是我们完成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个历史宏愿的新发展阶段。为实现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大任务,党的二十大报告将总的战略安排概述为“从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17],即“两步走”战略安排。而新质生产力就是在新发展阶段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生产基础。其一,新质生产力是解决我国新发展阶段主要矛盾的重要抓手。社会主要矛盾的变革反映了社会经济变革。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人们生活水平持续优化,物质生活的温饱作为生活的底线已不再是人民的追求,个性化服务需求、民主公平法治的社会化需求及安全环保的生存环境需求逐渐成为新时代人民追求的目标。新质生产力不仅能依托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提供定制化产品与个性化服务,满足人民日益多样化的需求,更能凭借其集约式生产模式实现高效率、低污染、低能耗,解决环境污染与经济可持续发展难题。而新质生产力的推广将对各区域、各行业的经济主体产生新一轮的重塑重组,对当前“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局面形成冲击。因此,新质生产力就是新起点下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抓手。其二,新质生产力是新发展阶段

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选择。新质生产力创造社会财富新路向的时代特征与我国人口规模巨大的现状及共同富裕的要求紧密相关。新质生产力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生产方式不仅能解决生产与环境的矛盾,更能通过数字产品满足人民日益丰富的精神需求。新质生产力对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利用能力恰恰是维护安全稳定国际局势、积极建立和平外交关系的经济基础。可见,新质生产力就是新发展阶段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二)新质生产力是以新要素为核心的生产力

生产要素是维系国民经济运行的核心因素,对经济社会发展起到关键性作用,生产要素及其使用方式的变革贯穿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新质生产力之“新”应当新在其对生产要素的使用。以数字化智能化为主要特点的新质生产力是对传统生产要素的重塑与整合,是对技术要素的提质,更是将数据要素纳入生产要素体系之中,是以新要素为基础的生产力。

其一,新质生产力是对传统要素使用过程的重塑。劳动力、土地及资本是经济社会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延续至今的传统生产要素,伴随着人类文明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的全过程。而在新质生产力数字化、信息化的冲击之下,农业自动化、工业智能化等新型生产方式逐渐代替小农耕种、工人流水线作业等传统生产方式,形成产业生产的新业态。在此过程中,劳动力、资本及土地三类要素的使用过程与利用方式也产生了较大变革。首先,新质生产力对劳动者的需求逐步由“数量”转为“质量”。高素质劳动者是新质生产力的人力基础。随着数字技术逐渐应用到生产的各个环节,社会生产对劳动者的要求不再仅仅是数量足够且胜任体力劳动这一基础要求,精通计算机技术、拥有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和高超的技术水平是新质生产力对劳动者的新要求。其次,新质生产力提高资本在生产及流通环节的使用效率。信息化、智能化是新质生产力的突出特征。在互联网大数据传输背景下,资本要素不仅通过各类线上融资平台、数字金融工具提升要素募集效率,更可通过大数据检索及人工智能分析,作出更为理性科学的投资选择,最终提升资本要素的使用效率。最后,新质生产力在空间意义上弱化了土地要素对生产的制约。在传统的生产模式下,土地要素是生产的空间载体,其在空间面积与空间距离两方面对社会生产形成相对制约。在新质生产力的信息化生产结构及流程下,生产要素逐渐向微观化的知识、技术、数据等新型要素扩展,劳动力需求由更多数量转为更高质量,要素在空间上的集聚性更加显著,单位面积的要素生产将更加高效,最终导致土地空间对生产的制约进一步下降。此外,在新质生产力高度互联网化的背景下,多中心式生产结构逐步成型,研发、制造、组装等各个环节在空间上的离散逐渐成为可能,从而使新质生产力跨越了空间对生产的限制,进一步减弱了土地要素对生产的制约。

其二,新质生产力是对技术要素的提质。创新是一个国家兴旺发展的不竭动力,科技创新是一个国家的第一生产力。新质生产力这一概念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科学技术推动经济发展理论思想的逻辑总结。当前,我国科技创新水平较之改革开放初期已实现了重要飞跃,在牢牢抓住以数字技术和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契机下,我国数字与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科技成果持续涌现。然而,我国技术结构仍存在许多卡点,自主科技创新能力尚未突破经济发展瓶颈。在此背景下,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主导的新质生产力,依靠其内含关键技术、颠覆传统技术及开拓新技术的特点,可以突破我国技术创新的“卡脖子”环节、补齐技术短板,最终促进生产效率提升。

(三)新质生产力是以新模式为方向的生产力

生产模式的变革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方向,更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新质生产力之“新”应当新在对新生产模式的运用。实现高质量发展是当前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在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增长阶段后,如今我国已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发展方式,从传统“高污染、高消耗、高投入、低效率”的“三高一低”模式向“低污染、低消耗、低投入、高质量”的“三低一高”模式转化,成为现阶段经济

发展的主要目标,而包含绿色化、集约化、创新化、前瞻性等特质的新质生产力则与我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目标一脉相承。因此,新质生产力就是推动形成我国高质量发展新模式的生产力。

其一,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化特征是推动“高污染”增长模式向“低污染”增长模式转型的主要动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生产力水平大幅提高,经济增长速度持续攀升,但随之而来的是愈演愈烈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以二氧化硫气体排放为例,2008年我国工业二氧化硫年排放量高达2321万吨,经济增长的“高污染”特征突出。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互为依存、互相促进,“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18]。以此为战略指导,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加快绿色化转型。截至2022年,在保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基础上,我国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降至2022万吨,大气污染程度得到有效缓解^①。在发展模式的绿色化转型过程中,新质生产力发挥着巨大作用。如,产业结构的绿色化调整优化需要依托新质生产力的支撑:在节能减排、新能源开发等高新技术支持下,自然资源利用实现更有效率、更加绿色、更低能耗;新质生产力催生的新兴产业多为绿色产业、环保产业,有力带动整体产业结构的绿色升级。

其二,新质生产力的集约化特征是推动“高消耗”增长模式向“低消耗”增长模式转型的产业基础。能源结构优化是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的必然要求,而新质生产力的兴起为能源结构优化提供了产业基础。在能源开采方面,以高新技术为支撑的新质生产力可以提高人类认识并改造自然的能力,对于新能源利用及自然资源的合理使用起到积极的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新能源行业持续发展,新能源汽车已成为我国产业发展的“名片”。风能水能的持续利用极大降低了化石能源消耗,化石能源消耗占总能源消耗比重从1978年的96.9%降至2022年的25.9%,^②能源结构呈现“化石能源比重持续走低,可再生能源比重持续增加”的特点。在能源使用方面,以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导的新质生产力具备更高的技术创新能力,从而使资源使用效率相对较高。同时,新质生产力生产模式多以数据、信息、知识等作为劳动对象,从而使新技术新工艺的应用更为便利、能源利用技术的更新换代更为频繁,推动尖端生产设备不断创新发展,而智能化、数字化尖端设备的使用将显著提升能源利用效率。

其三,新质生产力的创新化特征是推动“高投入”增长模式向“低投入”增长模式转型的技术支撑。新质生产力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产业基础,以科技创新、技术革新作为发展主动力,这一特征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往依靠高资金投入及高能源投入获取经济增长动能的发展模式。在新质生产力的推动下,随着生产过程对技术创新的要求不断提高,对劳动资料的需求也逐渐向“新质”转变,即从“高规模”的投入转向“高效率”的使用。在此过程中,经济发展方式也逐渐从“高投入”的粗放式模式向“低投入”的集约式模式转型。

其四,新质生产力的前瞻性特征是推动“低效率”增长模式向“高质量”增长模式转型的前提导向。高质量发展并不是一种静态特征,而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变化的时代追求,这就要求我们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不断提升增长效益、增进民生福祉、优化环境质量等。新质生产力以未来产业为根基,以把握未来经济发展方向作为发展的主基调,具有极强的前瞻性特征。这一特征促使该模式下的经济增长方式始终关注未来经济社会的发展趋势,从而保障国民经济的持续高质量发展。

(四)新质生产力是以新动能为基础的生产力

转换发展动能是经济社会发展方式变革与发展阶段变迁的重要基础,更是生产力得以在经济发展中产生效益的必要条件。在近代以来的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的飞跃式发展往往伴随着科学技术革命。科学技术进步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增长点,为生产力发展提供了新动能,进而形成“科技革命—经济发展—社会变革”的因果传导链条。由此可见,科学技术进步就是生产力发展的基础动能。当前,

①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

②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

以数字技术、人工智能、新能源、量子信息技术为主导的第四次科技革命已拉开序幕,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科技竞争愈演愈烈。在此背景下,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主导的新质生产力恰恰顺应了当代科技革命的发展潮流,代表了新科技革命浪潮下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方向。因此,新质生产力具备以新科技革命作为新动能基础的特点,是以新动能为基础的生产力。

战略性新兴产业代表了当前经济与科技融合的最高水平,是当代经济发展的关键动能。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以重大科技突破为基础,对国民经济发展有着巨大带动作用。其一,战略性新兴产业承袭了新科技革命的创新成果,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拉动作用。截至2022年底,我国新能源汽车生产量已突破2000万辆,超高清视频产业规模超过3万亿元、数字经济规模达50.2万亿元,以数字经济、新能源等产业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同时,2022年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已超过13%,且该产业规模以上产业增加值快于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电动载人汽车、太阳能电池、锂电池三类产品合计出口同比增长61.6%,拉动整体出口同比增长1.8%。^[19]在科技创新日益重要的经济发展趋势下,战略性新兴产业依靠其科技含量高、带动能力强及市场潜力大等特点,对我国保持长期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其二,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产业融合的特性,对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具有重大推动作用。战略性新兴产业不仅催生了新业态,也促进了我国传统产业升级换代和经济结构调整优化。随着云计算与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智能化定制化生产逐步兴起,其与传统制造业融合,展现出新兴产业渗透下的“新面貌”。

未来产业是尚处于成长期的、具有发展先导性的产业,代表未来经济发展的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提升新兴领域战略能力,谋取国家发展和国际竞争新优势。”^[20]立足当前的科学研究成果与产业发展现状,未来产业是对以往产业发展的总结与未来发展方向的前瞻,是开启新的经济增长点、孕育新竞争优势的产业根基。2022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明确要求组织实施未来产业孵化与加速计划。从供给角度讲,孕育未来产业是推动技术产业化的过程。通过给予突破性技术创新政策支持,可以优化当前的产业结构,定向、精准、有效地提升特定产业势能,进而压缩产品诞生前的周期,提升我国在国际供应链中的地位。从需求角度讲,新的产业往往会激发新的需求,新的需求会进一步推动产业的繁荣。扩大内需战略要求以高质量供给引领新需求,^[21]而未来产业的发展过程就是创新型产品投入市场的过程。在投放市场过程中,技术创新推动下的创新型产品有着开拓新市场、扩大市场边界及开发新需求的重要作用。因此,未来产业的发展将推动新需求的形成,而持续扩大的需求也将对产业发展产生牵引作用,最终形成经济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

三、新质生产力的实践路径

新质生产力是我国科学技术创新的结晶,代表了我国经济发展、产业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前进方向。结合新时代经济发展实践,应从以下角度出发探索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实践路径。

(一)加速人力资本积累,夯实新质生产力的科教基础

人力资本是新质生产力的科教基础,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劳动者是生产过程中的能动性主体与决定性因素,只有加速人力资本积累,才能提升劳动者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效能、夯实新质生产力的科教基础。首先,要提高劳动者的科学文化素质。劳动者的科学文化素质是新质生产力得以存在与发展的保证。“理论研究—技术创新—成果转化”链条是新质生产力最为核心的产业逻辑。从理论研究环节看,基础研究工作者的科学文化水平是影响理论创新能否实现突破的关键;从技术创新环节看,企业科研人员的科学文化水平是其能否把握前沿突破技术、探究工艺颠覆性创新的决定因素;从成果转化环节看,一线生产工作者的科学文化水平是其能否正确使用新工艺、适应新流程、制造新产品的保障因素。因此,在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要在各个链条

上培养劳动者自主学习的战略思维,通过人才交流、技能培训等方式提升劳动者的科学文化素养,形成新质生产力模式下的新质劳动力。其次,要优化科技人才体系。劳动者的素质是人力资本积累的基础,科学的人才体系是人力资本使用的重要保障。一方面,要进一步建立适用于科技人才的培养体系。从科学研究的逻辑出发,针对性地加大对高新技术研究人员的培养支持力度;推进人才培养过程中一线生产同理论研究的交流,切实使基础研究服务于生产实践。另一方面,建立与科技成果相匹配的激励机制,鼓励前瞻性理论创新与未来性技术革新。技术开发与理论创新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应当在激励支持与薪酬分配上对其开发者给予一定程度的倾斜;探索构建多样化的激励机制,加大对在技术创新和理论突破方面有重大贡献人才的宣传力度,提供经济、精神及社会声望等方面的多重激励。

(二)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技术基础

自主创新能力是新质生产力的技术基础。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牢牢扭住自主创新这个‘牛鼻子’,在巩固存量、拓展增量、延伸产业链、提高附加值上下功夫。”^[2]加强基础研究、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动力源泉与必要前提,只有加强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推动关键性、颠覆性技术创新,才能夯实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技术基础。第一,重视基础研究,打好科技创新根基。基础理论研究是科技发展的源头,更是解决我国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症结的关键。要高度重视基础理论创新,由“闭门造车”转向实践前瞻导向的理论研究,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激发基础理论活力。第二,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处理好“引进”与“自主”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2]指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最根本的是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因此,要将坚持自主创新、增强自力更生能力放在技术研发的关键位置。在充分利用全球创新资源的基础上,避免“引进一落后一再引进”的恶性技术循环,在学习国际先进技术的基础上形成自主的技术优势,做到“以我为主、为我所用”。

(三)加快科技成果转化,疏通新质生产力的制度基础

“科学—技术—实践”的转化成效是一个国家创新能力和战略眼光的重要体现。一直以来,创新成果转化不力是我国科技创新能力提升的主要桎梏,也是新质生产力发展面临的制度难题。对此,要进一步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法,构建创新成果的市场评价机制,打破阻碍创新价值实现的体制机制藩篱,提升创新成果转化效率。第一,进一步完善专利保护机制。专利保护是维护科技创新成果、鼓励由科技创新走向产品创新的前提。全面加大专利执法监督力度,建立适应新技术发展与生产交易的监管方式,形成新质生产力发展模式下的专利保护管理模式。第二,构建产学研创新合作系统。推进产学研用一体化是加快科技成果转化的必然要求,是创新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必由之路。应在政府引导下,坚持企业主导、院校协作的多维创新方式,搭建使创新成果转化为现实产品的创新链条。以产业链为依托,回应产业发展中的创新需求,提高科技创新的经济效益和产业链附加值。促进各类创新要素顺畅流动,不断提高创新效率。第三,搭建良好的创新创业环境。优良的创新创业环境是推进科技成果转化的必要基础。不断完善创新创业孵化体系,加大依托科技成果创业的支持扶持力度。加大对科技成果的宣传力度,提升科技发展成果的社会影响力,进而吸引更多投资者与企业参与实现成果转化。

(四)探索构建新型举国体制,搭建新质生产力的体制基础

新型举国体制是新质生产力技术创新的体制基础。当前,我国科技创新资源相对分散、创新主体协调程度较低等问题依然存在。在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探索科技举国体制的新模式是全面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必然选择。科技创新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动力,只有在新型举国体制的协调下,充分调动产学研三方在技术创新方面的整体效能,才能合理高效配置各类创新资源,促进新质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首先,在组织领导方面,完善党对科技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整合全国优秀科技创新

资源,通过集成多种资源、动员多元力量、调动多方积极性,提高投入强度,集合精锐力量,作出战略性安排,力争取得原创性突破,塑造引领型技术发展优势。其次,在科研平台建设方面,着力推进产学研、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加强政策衔接,发挥科技型骨干企业的引领作用,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促进产品集成、产业集聚。最后,在学科领域层面,促进多学科交叉,科学、技术、工程融合,战略高技术与未来技术衔接,科技与人文、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有机结合,有效集成跨学科、跨领域、跨地域的创新要素,培育关键核心技术的体系化攻坚能力。

(五)优化科技政策支持,构筑新质生产力的政策基础

政府政策的引导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帮手”,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同样需要政府政策的支持。应在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充分利用政策工具,构筑新质生产力的政策基础。第一,改进科研投入政策。秉承激发科研人员创造性和积极性的基本原则,完善科研经费的使用和管理方式。夯实科技创新的物质技术基础,加强对科研基础设施和仪器的有效管理。加快建设以国家实验室为引领的创新基础平台、以宏观统筹为主要功能定位的国家科技管理平台及具有示范带动效应的区域性创新平台。其中,国家实验室的构建必须与各类科研机构实现良好对接;国家科技管理平台要认真履行决策、咨询、执行、评价、监管等职责,避免科研设施设备的重复购置、重复建设和封闭使用等现象;充分尊重创新的区域集聚规律,因地制宜构建区域性创新平台,依靠创新合力推动世界级城市群的形成。第二,创新人才引进政策。一方面,以满足社会需要和市场需求为准则,始终坚持“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根本导向。要用开放和发展的眼光看待人才引进问题,正确认识国际国内两种人才资源的创新优势,提高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精准引进“高精尖缺”人才。另一方面,继续改革人才引进的各项配套制度,努力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体系。依法保护企业家与科研人员的财产权和创新收益,积极推行以重视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尽可能为创新者营造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第三,健全税收扶持和金融服务政策。一方面,要健全推动企业技术创新的税收政策,为企业开展各种创新活动减轻负担。在现有政策基础上,加大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税前抵扣力度,调整技术转让所得税免征额度,制定科学的税收优惠评估机制,强化政府的监督和管理职能;有效发挥政府和创新驱动中的主体地位,加快投资建立一批以科技园、产业园、高新区为载体的创新基础设施;引导社会资本投向初创期中小企业,并给予适当的技改补贴。另一方面,要提高金融服务水平,加大金融对科技型企业技术创新的支持力度。加快发展资本市场,尽可能消除价格、利率、汇率等经济杠杆的扭曲现象,加强风险预警和管控;发挥国有资本的中坚作用,通过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设立国有资本风险投资基金,以激发科技型企业的创新动力和活力。

(六)培育高新技术产业,打造新质生产力的产业基础

高新技术产业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是新质生产力的产业实体,培育高新技术产业就是打造促使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产业基础。首先,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持续壮大。在科技革命浪潮下,战略性新兴产业以重大前沿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对经济增长产生巨大推动作用。在产业培育层面,继续加快战略性技术创新,以新技术带动新产业、形成新赛道、开拓新市场;在产业体系层面,持续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发挥战略性新兴产业对产业体系升级的主导作用;在产业发展方向层面,着眼当前我国发展过程中的“卡脖子”技术瓶颈问题,提升高端装备制造、智能制造等领域的全球竞争力,塑造开放型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格局。其次,积极培育未来产业。未来产业是代表产业发展方向、影响未来经济走势的重大产业类型。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积极制定未来产业发展规划,创建一批未来产业先导区。技术创新是未来产业兴起的根基,应加大对前瞻性、颠覆性科技创新的投入力度,制定实施科学的产业孵化计划;把握方向是未来产业发展的保障,应着眼于当前全球竞争格局下的产业发展大势和技术发展需求,加强国家层面的前

瞻性部署,以规划等方式对产业发展进行方向性引导。最后,应当因地制宜,发展地区优势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23]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未来产业不是区域间复制的过程,而是各区域根据自身的产业基础、资源禀赋、市场状况、技术优势等条件的选择性行为。因此,在各地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地区优势,推动新质生产力同区域传统产业融合,因地制宜地培育具有地区优势与特色的高新技术产业。

四、结语

新质生产力以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为主体,是传统生产力的跃迁,更是符合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产力。本文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及科技创新理论出发,对新质生产力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溯源。新质生产力以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为理论根基,以马克思主义科技创新理论为理论内涵,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的理论创新。立足当前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迫切要求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要求,新质生产力具有以新起点为标志、以新要素为核心、以新模式为方向、以新动能为基础的时代逻辑,是对传统生产力模式的重大升级与突破。因此,从我国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出发,为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健康发展,本文提出加速人力资本积累、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探索新型举国体制、优化科技政策支持、培育高新技术产业等六大实践路径。从长远看,新质生产力的产生、兴起将是生产力模式的又一次重大变革,对于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将产生不可替代的重大影响。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在黑龙江考察时强调 牢牢把握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的战略定位 奋力开创黑龙江高质量发展新局面[N].人民日报,2023-09-09.
- [2]习近平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强调 牢牢把握东北的重要使命 奋力谱写东北全面振兴新篇章[N].人民日报,2023-09-10.
- [3]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4]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1020.
- [5]徐光春.马克思主义大辞典[M].武汉:崇文书局,2017:58.
-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15.
- [7]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98.
-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75.
- [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1]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48.
- [12]列宁全集:第4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64.
- [13]列宁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358.
- [14]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N].人民日报,2000-10-19.
- [15]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1-07-02.
- [16]习近平.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J].求是,2021(9):4-18.
- [17]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22-10-26.
- [18]习近平.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J].求是,2019(3).
- [19]韩鑫,丁怡婷.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N].人民日报,2023-01-06.
- [20]习近平出席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EB/OL].[2023-03-08].中国政府网, https://www.gov.cn/xinwen/2023-03/08/content_5745474.htm?eqid=a8b10035001635280000000664986277.
- [21]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N].人民日报,2022-12-15.
- [22]习近平在中科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EB/OL].[2014-06-09].中国政府网, <https://www.gov.cn/>

xinwen/2014-06/09/content_2697437.htm.

[23]习近平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EB/OL].[2024-03-05]. 中国政府网, 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03/content_6936752.htm.

(责任编辑:杜磊)

Theoretical Foundation, Time Logic, and Practical Paths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DING Renzhong, LI Ximing

(School of Economics,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hengdu Sichuan 610095)

(Institute of Western China Economic Research,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hengdu Sichuan 610095)

Abstract: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represent a new development mode of productive forces that completely reforms the conventional laborers, means of labor, and objects of labor. With strategic emerging and future industries as the cornerstone and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s the key path,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re characterized by new technologies, new industries, and new forms. From 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represent th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the Marxist theory of productive forces and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e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ime logic,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emerge in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with a new starting point, new factors of production, new patterns, and new driving forces, being a summa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productive forces.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accelerate the accumulation of human capital, strengthen self-independent innovation, speed up the transformation of research achievements, cultivate high-tech industries, explore the new national system, and optimize the policies supporting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These measures will promote the sustained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Keyword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